

以書為燈

——
我的書趣人生

吳俊
忠著



中國環球文化出版社
CHINA GLOB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

以書爲燈

——我的書趣人生

吳俊忠 著



中國環球文化出版社

CHINA GLOBAL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

《以書爲燈——我的書趣人生》

著 者：吳俊忠

出 版 者：中國環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香港銅鑼灣蘭芳道5號3樓

承 印 者：雅昌文化(集團)有限公司

印廠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區深雲路19號雅昌大廈

開 本：185 × 260mm

印 張：15.25

字 數：220千字

印 數：300冊

版 次：2014年0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09月第1次印刷

書 號：ISBN 978-988-13383-6-5

定 價：48.00元

版權所有・侵權必究

谨以此书

纪念深圳读书月创办 15 周年

献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褒奖的
“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”深圳

001/ 前言：有书相伴，人生无憾

003/ 上篇：读书明理

005/ 小引

007/ 我的读书观

012/ 读书札记

012/ 理想爱情的艺术阐述 ---- 读《廊桥遗梦》

018/ 世纪末的“千年反思” ---- 读《塞莱斯廷预言》

020/ 记忆何以要捍卫？ ---- 读《捍卫记忆——利季娅作品选》

023/ 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---- 读《幸福的方法》

030/ 官场生态的形象解读 ---- 读《大清相国》

034/ 揭开西藏的神秘面纱 --- 读《西藏读本》等

040/ 轻轻松松说红楼 ---- 读《红楼讲稿》

042/ 文化流动理论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--- 读《文化是流动的》

049/ 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文化理论创新 ---- 读《城市文化论》

053/ 荔园春秋，谁与评说 ---- 读《深圳大学办学实践探索》

061/ 中篇：著书明志

063/ 小引

065/ 我的治学观

代表性著述概览

A. 著作概览

- 067/ 俄罗斯怎样创造文学辉煌?
- 069/ 文化是高校德育的灵魂
- 071/ 文学鉴赏也有道
- 073/ 创新是深圳文化之魂
- 075/ 学海无涯勤为舟
- 077/ 从“文化沙漠”到“文化绿洲”
- 079/ 一个学者的“深圳文化情结”
- 081/ 人生并非如梦

B. 论文概览

- 083/ 经济特区的文化情怀
- 084/ 用文化眼光透视城市
- 085/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
- 087/ 高等教育提升深圳文化品位
- 089/ 艺术家应该同时也是思想家
- 091/ 文学视野中的特区社会变革
- 093/ 经济特区的文化变迁
- 095/ 文学鉴赏要超越作者与作品
- 097/ 深圳文化建设贵在创新
- 099/ 文学鉴赏的专家意识与大众眼光
- 101/ 挣脱文学理论“母亲怀抱”的文学鉴赏理论
- 104/ 文学鉴赏要“进得去”、“出得来”
- 107/ 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再创造
- 110/ “保尔精神”永不过时

- 113/ 实用文化与理想文化的动态组合
- 116/ 不自由，毋宁死
- 119/ 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？
- 122/ 发现作者的“我思”
- 125/ 用文学陶冶青年的心灵
- 127/ 构建一个全新的观念文化体系
- 131/ 苏联文学的特殊文化功能
- 134/ 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全明了
- 138/ 文化是城市品位的标志
- 142/ 文化创新是对经济特区基本功能的延伸
- 145/ 必须摆脱“老大哥”的文学影响
- 148/ 文化自觉与深圳文化发展
- 151/ 喜看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气象
- 153/ 文学创作推动创意文化建设
- 155/ “大运”过后再看深圳
- 157/ “解放”尚未到位，“优化”更需努力

161/ 下篇：译书明鉴

- 163/ 小引
- 165/ 我的翻译观

译著选载

- 167/ 莎士比亚传（节选），[俄]M·莫洛佐夫 著

179/	活下去，并要记住！（节选）（长篇小说），[俄]B•拉斯普京 著
188/	阿尔卡的歌（短篇小说），[俄]A•伊凡诺夫 著
205/	纪念日（短篇小说），[俄]A•伊宁 著
208/	内行（短篇小说），[俄]G•秋琼尼克 著
217/	一根小铁钉（瑞典民间故事，根据俄文版翻译）
220/	外国幽默童话（根据俄文版翻译）
222/	做一个可爱的教师（随笔），[俄]A•斯米尔诺娃 著

223/ 附录：藏书怡情

225/	小引
227/	无意藏书书满屋
229/	藏书统计
231/	后记

有书相伴，人生无憾

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流传着这样一句类似绕口令的话：死读书，读死书，读书死，意在批判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，颇有嘲讽、不屑之意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感觉这样的批判有失偏颇。其实，一个人能坚持读书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不但不容易，而且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
我出身贫寒，在农村长大，童年和少年时几乎无书可读，渴望读书的心情由来已久。上大学后，初进南京大字图书馆，看到有那么多书，惊讶、兴奋得浑身是汗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决定以书为伴，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。回顾自己的一生，我没有能成为“高富帅”，也未曾拥有“白富美”，唯独家里的藏书越来越多，接近万册。每当友人来访大加赞赏之际，也是我最为得意之时。藏书是我引以自豪的精神财富，更是我的良师益友。它们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，没有寂寞，让我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，超越世俗。甚至可以说，在人生的低潮和逆境，若没有书的精神能量，我也许就很难挺过来，难以阳光的心态走到今天。书籍让我一生无憾。

作为一名大学教师，担负着教书育人，传道、释疑、解惑的重任，更有探索真理，传播文化正能量的义务。因此，我不但要藏书读书，还要著书译书，这就决定了书本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我读书大多是凭兴趣，少数是出于教学科研或社会演讲的需要而“急用先学”。有些好书读起来爱不释手，读后也是感慨良多，我就乘兴把这些读后感写下来，找机会发表，既激励自己，也影响别人。久而久之，不觉已积累了数十篇读书札记，我从中选了10篇编入本书，作为我“读书明理”的一个例证。著书立说，对于大学教师来说，既是体制内评职称的需要，也是知识分子借以明志、自我宣发的需要。我80年代到深圳大学工作时还是助教，此后一级一级地升到教授，历时十多年，先后写了8本书，发表了几十篇论文。如今重新审视这些著作和论文，虽然当年写作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评职称的需要，但是著作和论文的选题，却是我一直感兴趣并不断致力研究的内容，这也算是“著书明志”了。

我上大学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学俄语，毕业后留在南大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工作，翻译成为我的工作任务之一。我从一个翻译新手，到能够独立译书正式出版，除了得到老师的指点和帮助外，也有一种借鉴外来文化、促进文化交流的责任感一直在驱动着我。回顾以往翻译出版的各类作品，既有作为集体分摊的工作任务而承担的，也有自己凭兴趣选择的，篇幅有长有短，选题涉及较广。如今读这些作品，仍饶有兴味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外来文化的魅力。我把这称之为“译书明鉴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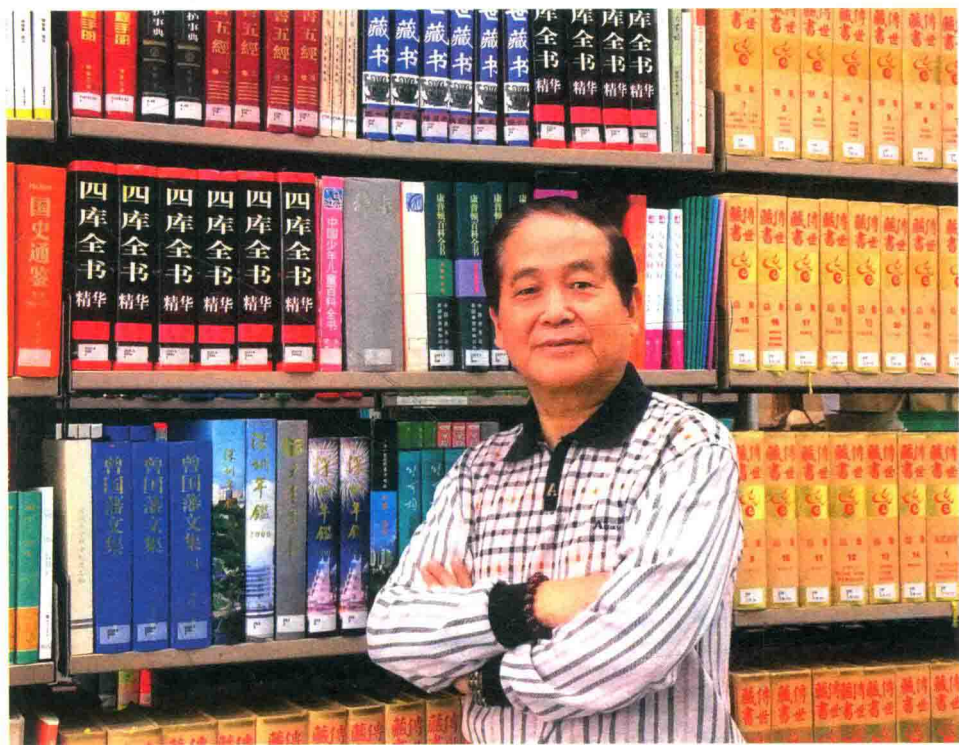
如前所述，几十年来我陆续买了不少书，不觉已有近万册之多。但我本无意藏书，如今的结果算是歪打正着吧。可以称得上是“无意藏书书满屋”。

人生在世，来去匆匆，且“不如意者八九”，不可能样样都有。似我这等读书人，虽不富不贵，却能按自己的意愿生活，潇洒地读书写书藏书译书，终身与书为伴，已称得上是“精神富翁”了。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！

上篇：讀書明理

读书是求知的首要途径，是人生的一大乐趣。好书常伴，人变智慧，其乐融融。故宁可一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书。

读书求知在于明理，“理”不能一人独享，应惠及社会大众。凡藏有好书，或有读书心得，应予传播，让世人分享。



小引

读书伴随我的一生，但每个阶段的阅读方式与阅读内容各不相同。
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没有很好的读书条件。读小学时，除了读课本，几乎没有读过课外书籍，也没有进过一次新华书店。最大的快乐就是偶而能从同学处借到几本图文并茂的连环画翻翻。记得我曾翻阅过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杨家将》等连环画，有时还把连环画上的张飞、鲁智深等人物形象，用纸临摹下来，贴在家里的板墙上，自我欣赏一番。

上中学时，正值上个世纪60年代初。那时，庄则栋获得了乒乓球单打世界冠军，对我们这些中学生影响很大，我们对乒乓球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几乎把所有的课外时间都化在打乒乓球上，课外书籍读得很少。唯有一件事例外，那就是当时正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哥哥，为了帮助我提高写作水平，经常寄一些活页文选给我，大多是介绍先进人物的报告文学，如焦裕乐、董加耕、侯隽等。这就算是我的中学阶段的课外阅读了。



我真正地喜欢读书，并把读书作为自己的精神需求，是从回乡当知青后开始的。我中学毕业时正值“文革”期间，没有大学可考，只好回乡务农。农村的体力劳动很繁重，也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，只有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不能下地干活时才能在家休息。那时我哥哥已从北大毕业，到山西侯马去经受锻炼了。他离开北京前寄了一箱子书给我（据说是用父亲给他买手表的钱在西单“中国书店”买的旧书）。这箱书门类众多，有《古文观止》、《浮生六记》、《李白诗选》、《外国短篇小说选》、《续小五义》等。正是这些书帮我度过了回乡务农的三年时间。每到天气变化不能下地劳动时，我就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，常常被古文的深邃意蕴和古诗及外国小说的浪漫情怀所感动，给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记得当时到我们那儿插队落户的苏州知青，因为生活贫乏，曾写过很伤感的打油诗：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离开苏杭，来到草荡（我们那儿地处黄海边，曾有荒野草荡之谓），不知所求，前途迷茫”。而我因为有那一箱书，感到很充实，就没有他们那种伤感，反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70年代初，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代表，被推荐上了南京大学。按照教学补课计划，南大给我们开设了一系列文史哲的课（虽然我读的是外语系）。在老师的指引下，我也读了一些文史哲方面的书。但由于那时还处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许多书是被禁止阅读的。记得有一天黄昏，与我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从熟人处借到一本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《红与黑》（在当时属于禁书，从图书馆是借不到的），

对方只给我们一个晚上的时间，第二天早上必须还回去。于是，我们同宿舍的8位同学约定，每人读一小时，轮流传读，天亮时还书。可以想象，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説，在一小时内是根本不可能读完的。我们只能匆匆地翻一翻。尽管如此，也已经感到很幸运、很过瘾了。小说主人公于连与德瑞娜夫人的爱情故事，让我们读得脸红心跳，于连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生奋斗，也把我们带入从未有过的深思。禁书的文学魅力实在是太大了，至今回想起来，那情那景，仍历历在目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，从事俄苏文学研究。这使我有条件充分利用学校的图书馆，更能读到俄文版的原版图书，读书已成为我工作的一部份。但由于读书是为了研究，功利性和目的性太强，似乎感受不到当年读禁书时的那种快乐。

1983年至1987年，我先在北大进修一年，后又到北师大读了三年研究生。这四年是我读书感受最深最快乐的时期。在北大进修期间，自由度比较大，涉猎各种书籍的机会也比较多。记得当时我借到一本弗洛伊德的《性心理学》，如获至宝，一连读了三遍。虽然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，但仍感觉对人生的认识又深了一层。那种感受闪耀着智慧的光芒，与当年读禁书时的那种快感已完全不同了。后来到北师大读研究生，为了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认真阅读了不少美学和文艺学方面的理论著作。这一阶段的阅读奠定了我后来作为一名学者的理论基础，也进一步扩大了我的知识面。

1987年到深圳大学任教后，我由于长期兼任党政工作，一直处于“双肩挑”状态，任务重，时间紧，再加上又要为评职称创造条件，读书就得有所选择，不能随心所欲。但为了感受读书的真正乐趣，我在阅读教学科研必需书籍的同时，仍找机会抽时间读一些可以审美怡情、调适身心的闲书，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武侠小说。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、温瑞安的小说全都读过，有的甚至读了不止一遍，常常在阅读时沉醉其中，废寝忘食。有人说，文人爱读武侠，是因为自己不够“武”，读书是为了弥补自己。这种说法虽不完全对，我倒也颇有同感。

退休后，时间充裕了，而且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安排，这是我读书的黄金时期。近五年来，我读得最多的是历史小说和人物传记。长篇历史小说《曾国藩》、《张居正》、《杨度》、《张之洞》，以及《李清照传》、《孔子传》、《苏东坡传》、《成吉思汗传》、《斯大林评传》、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等，都是我经常阅读的书籍。这些书，充实了我的晚年生活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，让我感到“活到老学到老”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必要途径。

古人云：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读书让我自信，让我快乐，让我的人生更精彩。

我的读书观

古往今来，中外文人雅士谈论读书的文章和言论，多不胜数。但正如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所言：“读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要谈谈读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”。换言之，若要给别人谈读书，务必言之有物，言之成理，真正能起到启迪别人读书的作用。否则，说得再多，辞藻再华丽，也未必能让别人听得进去。我不是什么名师大家，也无意充当读书导师，只是借此表述一下我对读书的一些基本观点，回味自己在为什么读书、读什么书、怎样读书等问题上的思考与体验。

古人云：“少年读书，如隙中窥月；中年读书，如庭中望月；老年读书，如台上玩月；皆以阅历之浅深，为所得之浅深耳”。不同年龄段的人，读书的目的、兴趣、方法及收获各不相同。我退休以后，对自己读书的基本理念与基本观点，进行了一番梳理，归纳概括为“四为”、“四要”。“四为”是：读书为用、读书为乐、读书为悟、读书为民；“四要”是：读书要选、读书要杂、读书要思、读书要勤。下面分而述之。

读书为用

读书为用的“用”字包含三层意思：一是增长知识，二是指导行为，三是助力研究。

培根说过：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人生在世，无论是居于庙堂之上，还是处于江湖之中，都需要知识。无知识难以立足，少知识很难发展。获取知识的途径很多，但主要是靠读书。故渴望知识者有“宁可一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书”的感慨。

每个人的生活都受环境、职业乃至专业的限制，所掌握的知识必然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。但读书可让我们超越这种局限，徜徉在无所不包的知识海洋中。我作为一名大学外国文学专业教师，正是通过读书，不仅掌握了相关专业知

识，而且超越了专业局限，扩大了知识面，在我的面前展现出科技不断发展、人文与时俱进的精彩画面，也激发了创造、进取的热情与力量。如读《万物简史》（比尔·布莱森著），让我在专业领域之外，了解到宇宙起源的奥妙，懂得了科技发明的艰辛，对“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是谁？我们到哪里去？”这一类永恒的哲学命题，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。

常言道：书到用时方恨少。这里所谈的“用”实际是指对行为的指导作用。为人处世，生存发展，时常有问题，处处有盲区，迫切需要通过读书来获得指导。这就是《炒股大全》、《恋爱秘诀》、《人际沟通技巧》这一类书得以畅销的重要原因。换言之，急用先学的书本知识，可让读者弥补经验的不足和方法技能的缺失，在实践中取得主动，占据优势，取得良好的效果。

对于专家学者而言，读书还有助力研究的特殊作用。研究需要考据推理、引经据典，但不读书何以考据，不读书焉识经典。古人云：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因读书而引发的思想结晶。王国维先生的“治学三境界论”一直为后人所称道。但无论是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还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或者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都隐含着勤奋

读书、刻苦钻研的意思，读书是研究的必要前提。

读书为乐

快乐读书，读书有乐，是因与果、手段与目的完美统一。如果读书只为“用”而没有“乐”，读书就成了苦差事，就很难长期坚持，也很难达到“闻到书香，尝到书味”的高境界。

古人关于“读书为乐”有很多生动形象的表述。如“佳思忽来，书能下酒”、“雪夜闭门读禁书，人生之乐莫如此”等。我以为，要获得读书乐趣，关键要做到三点：

一是要摒弃功利心。不被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之类的说法所误导，努力做到“读书不为稻粱谋”，“为用不为利，践行不为名”，在阅读中享受精神的愉悦和情感的快乐。

二是要静心入境。古人云：闭门是深山，开门即世界。这里所说的“闭门”并非一定要关起门来，而是要摆脱外界的干扰，经得起世俗的诱惑，在喧嚣尘世保留一方读书的净土，静下心来在精神世界中遨游，真正做到：一卷好书在手，仿佛如拂春风、如沐春雨，无忧无虑，宠辱皆忘。

三是要尝到书味。林语堂先生曾说过，“读书须先知味”，“必须先知其所好，始能读出味来”。也就是说，要尝到书味，必须先闻到书有何味，明白自己是否好此味，然后才能进入味境，享受书味。如当你激情满怀时，读到自己喜欢的壮怀激烈之书，忽有意气风发、豪情万丈之感，说明此时你已尝到了书味。

读书为悟

孔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这“道”从何而来，大多得益于读书之悟。由此，“闻道”也可称之为“悟道”。人生在世，要悟的“道”很多，生命宝贵之道，人生短暂之道，名利虚幻之道，得失权衡之道，发展之道，幸福之道，取舍之道，等等，都需要悟。而悟道的思想灵感主要来自于读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读书为悟既是读书的出发点，也是读书的终极意义。

要真正做到读有所悟，必须有较高的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。古人把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作为读书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，凸显的是精神追求、社会责任和人生智慧的完美统一。要达到这样的高境界，就不但要博览群书，阅读经典，而且要阅中有思，读中有悟，从“形而下”的世俗生活中超拔出来，在“形而上”的精神领域自由驰骋，悟出人生真谛，看透世间万象，珍爱生命，热爱生活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努力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者。

读书为民

英国学者克莱夫·贝尔在其《文明》一书中提出了“养闲人，出思想”的观点，即一个社会要养一部分专门读书研究的“闲人”，让他们专门致力于提出新思想和新观念，并用这些新思想和新观念来引导和推进社会文明进程。虽然他提出的“闲人”的概念并不确切，但基本思想观点是可取的，即知识分子要把读书研究的思想成果奉献给社会大众，推进社会文明进步，而不能独享成果，更不能孤芳自赏。

我曾把自己的治学理念概述为：读书明理，理应惠及社会大众；治学求道，道

在塑造智慧人生。并积极奉行这一理念，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研究成果，通过社会演讲的方式传播给社会大众，为他们释疑解惑，指点迷津，受到欢迎和好评。

对于读书人来说，要做到读书为民，必须要有大众情怀，不能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。要想民众所想，急民众所急，针对社会大众关注的现实问题，适时进行读书研究，及时提出能对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思想和新观点，以实际行动体现读书为民。

如果说“四为”回答的是“为什么要读书？”的问题，那么，下面所谈的“四要”，则主要是回答“读什么书？怎样读书？”的问题。

读书要选

我们面对的各类书籍浩如烟海，而我们能够用于读书的时间则很有限。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读书、读好书，选择是至关重要的。更何况如今出版的图书良莠不齐，其中不乏文化垃圾，如果不加选择，拿来就读，不仅有可能浪费时间，甚至会受其不良影响。

西方学者把文化分为三种：科技文化、人文文化、科普文化。这三种文化包罗万象，各有其经典和代表作。因此，读书首先要选读经典。经典是指那些“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”，它们经过时间的沉淀，带着先前解释的文化气息走向我们，背后拖着它们越过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，可以让我们常读常新。”鉴此，西方学者给经典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：“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说‘我正在重读’，而不是‘我正在读’的书”。如中国的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，就是可让人不断重读的文学经典。经典是一种文化意味的典范，具有不可置疑的价值示范作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阅读经典既是一种文化选择，也是一种文化品位。

其次，要选读心契之书。所谓心契，即这些书的品位、内涵、趣味，是与你的内心需求相契合的。书中没有你讨厌的故弄玄虚的词藻和概念，没有板着脸孔的空洞说教，没有无聊的叙述和嘈杂的声音。读这些书，你就像见到心仪的姑娘，内心激动不已；就像拜会知心的朋友，被他的话所深深打动；就像在迷途中发现一盏灯塔，充满喜悦和向往。一句话，这些都是你喜读、爱读、不忍释手的好书。你读这些书快乐无比，感到莫大的享受。

每个人因年龄、身份、爱好和文化修养的不同，读书也必然有不同的喜好和偏爱，“心契”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。有人爱读中国古典作品，有人喜欢西方现代小说；有人偏爱武侠，有人喜欢言情；有人痴迷诗歌，有人钟情散文。正可谓“萝卜青菜各有所爱”。但不管你爱读哪类书，只要你是真正发自内心喜欢的，你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选读，不用考虑别人会怎么看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你的阅读书单应是你自己选定的，而不是别人提供的。

读书要杂

读书虽然有所选择，但涉及面要广，不能局限于某几类书，更不能急功近利，只选实用之书，那样就会大大减少读书的乐趣。汪曾祺先生曾把读杂书的好处归纳为四点：“第一，这是很好的休息。泡一杯茶，懒散地靠在沙发里，看杂书一册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。第二，可以增长知识，认识世界……第三，可以学习语言。